



文直行書

文選卷之一

明宮保尚書壇石熊先生筆

男人霖伯甘編

長興縣建倉總兌記

東南轉漕歲四百萬石全浙六十萬邑當其一它如大
庖尚食民運粳秫通天下二十五縣亦邑當其一邑固
素稱雄劇然小民終歲勤動強半急公家夫公家惟正
之賦豈其勤動民民廼告急哉法以習更弊因法犄綱
不操於上民分其目而亂之也蓋轉漕之法計曹歲

請一分司專轄各省大中丞總勞罰於淮淇而瓜儀則
臺使者擊楫焉議單臚列諸款極爲綜覈此特當事約

有司之綱耳有司知之而民不知之顧有以目爲綱者
有司與民所共知而共守一張而萬理竊以爲今日建
倉總兌之役近之已長城左人湖右大鄣百姓以龐詐
爲強弱甲制於里單里制於豪里鄉里又制於市駟市
駟與吏胥近與漕卒習家無兼辰之業動輒挽百十石
糧關出入水次倍科民間而又淆雜爲贏動與官軍譁
及所收不足澹所啖計屈逃死有司不得不逮及正丁
累民廢町墮瘦園獄連染親戚比他正丁在官者又通
書總增烟減竈給官軍朝四暮三耕鑿之民入其局中
耳目易位誰則堪之大都此輩能壞漕政什之五六至
見年應兌必藉數人之力箕歛於散戶又藉數人奔走
官下輦而赴諸廩倉苦無完廩苦無守者一切委寄於
無賴之倉廩及巡倉壯民每里納賃價若干顧募餼廩
若干鼠在社盜齋糧風雨漂搖泥沙委頓歲不知耗米
幾千石耗緡錢幾萬卽押兌該扇率石需一分便歲有
五百金之浪它可知也余承乏茲邑日擊弊極爲之心
惻因嘆曰利百而法可變况以脩法耶工十而器可易
况以循器耶於是議建倉議立兌總以八利二難之說
上郡大夫上監司俱報可檄里輸白金七錢聚財鳩工
三月落成之其法以通縣五萬石額漕均作百廩每廩

貯五百石約與一艘所勝之數相當連四版爲號號立
一總計號二十有五總出於糧解蠲其別役毋疊累也
總必調區防乾沒也官米分散衆總務均平也衆總連
爲一結覺侵盜也計石增二升備脚耗也每里不二版
間分逐也米限與銀限同稽省官以省民也下令曰豪
里重科細戶許細戶告納取官由爲照而監守盜者其
罪墨令在必行於是良民翕然稱法之便奸民亦慄乎
避法之嚴牽輓相屬五旬而歲報悉完廼進二三父老
而語之曰勞矣爾其休役車賦蟋蟀三章爲爾儕慶卒
歲事乎爾其于起舉趾賦七月一章爲爾儕勸來歲事

予異日漕卒啣艦次邑下我爲政爾儕無與聞也父老
唯唯當有客說難曰此法創見於浙西東漕卒萃千人
駟民撥置當不易與余謂處之以其便應之以至簡何
不可與彼駟獨無全軀爾妻子念耶比其至爲之作三
章之約戒漕卒船版對公正增米俱遵明例糧里業放
歸農矣無可增戒戒總若止掌出納之數與漕卒無好
無尤無接杯酒戒候人偵市中有與旗軍耦語者繫問
如例於是千人若啣枚就二十五人指麾肅然竣事諸
南北白糧匠局糶票亦以總收節制於兌軍同事並竣
是役也官不煩於提綱百姓心狎於日之濶版部使暨

郡別大夫以故事比勘兩至邑不以一筭加遺邑民且
謬勞邑宰宰之樂觀厥成也宰知之迺民直相忘於一
切期會猶然不知也因於倉之中堂榜曰合樂因樵樓
當縣治巽位榜曰文昌祠文昌神度幾甫田蒸髦士遺
意云

長興縣志 北橋水記

長城三面環山而以一臂當湖山水從襄茗諸嶺合卷
盡溪如建瓴東下遶雉謀分隍爲三拱關門通橋爲六
分注具區復循溪爲二迤南瀉文昌橋漚下箬寺寺故
陳霸先崛起處迤北徑金蓮山之麓山卽識所謂磨盤
涌金蓮者是也邑得水之勝有餘於用漑而不受其衝
汎此故道也邇因承恩橋居民埋其二筮桃華水盛勢
所從來者高甚湍悍俚以北箬一線泄之數羨溢爲敗
而南箬之反壤填闕者百年於今矣何獨於青鳥之法
不利尚吳爲胃安化爲腹費兩鄰氓隸完繕隄塘歲不

知勞幾萬人農不便涓買不便市商不便轉運食貨邑
中黃髮瞿瞿議復故道而不果亦百年於今矣余辛丑
上春官明年授長興令新拜邑意甚銳更張首舉水利
沿革問大夫士之仁賢者教余曰民心初附木可以使
也至期而議之比歷一冬夏羸挈領要然苦心於棼絲
爛鮮之後惟一意循簡而已廼長年三老相屬而請曰
啟塞之急當從時也農末之利無或廢也雍氏掌溝瀆
澮池之禁周禮也三月中氣後五日天子命有司導達
溝洫月令也治隍陘中橋七十所如從枕席上過師奏
穿鑿六輔崇以益漑收漢官也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誠
能預見計定令浮游無產業民得衣食縣官而爲之作
策又兩便廼請余瞻原泉觀形勝於時長河內外沙塞
舟行若乘橈因易藍輿劉覽四周三老隨所駐指余曰
此承恩橋諸水之咽喉釜鬲久矣此宜春橋水門紆逼
榜人上下苦抵觸叫囂無虛日矣此嘉會橋此吉祥橋
此長安橋且莫將告地政可爲斜梁畫柱題矣回車邑
門三老又遮而請曰此爲飛橋冠冕雉城雉欲雄飛湮
廢之後望氣用數者忌其雌伏子大夫亦有意假之羽
毛耶余曰雉之飛曷若止於童兒之傍異日橋成將榜
政事堂爲馴雉飛止相向雉其神王哉於是以癸卯三

月朔改塞門因復飛橋橋蹕方池如駕半月翼以欄楯
厥脩爲丈有二廣埒之糜白金三十兩有奇甲辰冬新
承恩橋環石扁爲三厥脩爲丈有六廣五殺之糜白金
百十六兩有奇乙巳正月三老請灑二渠以利舟楫余
因盡發市丁役之市民不習畚鍤人願持十日糧以募
役者余不忍以此爲督行學宮主其數命甫下輸者雨
集博士先生通夜唱籌二日得米千二百斛爰募丁夫
千五百人丞尉幕分董繫鼓五日而兩河大浸榜柁歌
喉聲環邑下內河延袤三百十有六丈廣六丈有五尺
深入四尺外河延袤三百六十有七丈廣七丈有五尺

深稱內河計鐵鑠工食之費蓋當米八百斛焉隨以其
羨四月新宜春橋棟石爲三門構木爲欄長可六丈廣
一丈崇丈有五尺所需匠石計白金六十兩有奇當米
二百斛是月霖雨暴漲如北如西如南諸舊隍橋一時
並塌果驗向者三老言三面病涉余咲曰使今日有公
孫大夫車亦應接不暇矣命工庀材仍舊制而增治之
嘉會橋所耗鏹鈔二千四百貫長安則減四之二吉祥
則減四之三而兼報成於五月皆樽節肺石之餘於民
閒固毫無動也是年六月米價翔貴石近千錢因先是
開河羨米二百斛盡括發山民採石固竹頭木屑遺意

不與三老知三老業意之矣聚族而謀曰金蓮之麓諸
水尾閭厥有佳識且當義興車馬道廼請余所採石議
建長橋橋亦因山名名金蓮合浮岡相峙如畫足蓋金
蓮三涌云余許之捐二千錢爲倡邑縉紳義士各有所
率又將二百金焉橋制於石三竇繡石爲柱爲欄長十
有二丈廣一之五勝廣若干經始於八月旣望工五旬
落成蓋正當余三年報政期也將有事於銓功邑士大
夫冠蓋相望致美詞舉卮酒相賀曰簿書期會三年之
澤耳吾不以賀子大夫子大夫實平政於風氣疆理原
隰泉流邑翼翼爲政觀日者制利獨盛比歲東南大旱
而邑不失有年此豈子大夫簿書期會之功哉余再揖
首曰徼天之幸托地之靈勤民之力令何功爲惟是以
邑治邑實恐曠厥職特盡力於七橋三箬以追魏西門
不仁不知之罪耳令何功爲雖然水土稼穡邑之大利
害興事而不以罷民余夙有堅盟許諸大夫不敢崇空
語無施行因告成而脩論其事以俟夷考者

伏虎山營記

天官書西宮咸池參爲白虎觜觿小三星隅置爲虎首
主葆旅事中三星直者爲衡石外四星爲實沈肩股隆
夸蓋黃帝七將狼爲野將主盜賊承其右股弧矢張焉
則虎之利于用兵天道燦然備矣先王仰觀俯察行地
水之師置田狩之法歲時講肄風后握機左山陵背水
澤前朱鳥後龜蛇審形度勢顧義思名非苟而已也
高帝于南都定開天之鼎武節雄建立極抗稜

文帝北治神宮

列聖相承留南都爲豐鎬宮闕山園無改其度特以

聖書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兼操江而樓船伏波諸將軍屬之號稱重臣然都城浩穰戲下別有蒼頭信精者居其重若干人麗太平營蒐地逼民舍不便教火攻熊子相署西之山幽蔚廣蕩山形銳厥首句曲厥項豐厥尻張厥左右股草木離披其文炳如遂不覺踴躍而字之曰虎哉諸軍吏曰城壓其偏若何熊子曰虎無所措其爪則虎伏矣蓋臺署負辰都城由狹爲

賜第都人名其東山爲龍山則西山之爲虎儻亦造物者之所殺定耶青松二百餘章皆

國初植章有龍鱗犀甲之文當松下爲將臺將臺東西爲火攻鵠直臺納陛而上者百級爲山堂堂背冠山爲亭署曰彤雲觀以其處勢當積高鍾山紫氛昏旦冉冉應接不暇長江淼淼自三澨大別而轉盧龍俯挹玄武湖綠波千頃菱荷被光鸛鵝鴈鶩往來交屬遠則雙闕蜚煙萬家雲屋原廟初陵彩霓縹緲可以觀矣泰山之上有日觀焉周秦漢各以其國名茲山閱六朝乃今王氣以久特鍾不爲我

明大觀哉工肇於天啓甲子春及夏而竣靡匠石者四百金關西惠子承芳以司空郎治城隍醮四之一旁置僧廬二楹結構蔭樹石之秀藉爲鍵閉出入亦事之不

可以已者也經營既成熊子建參旗奉井鉞登壇而陣
蒼頭軍肄火攻超足以發發輒中鵠擊巨礮如豐隆之
奮椎步兵上下山如飛列陣若常山率然暇則緩帶歌
詩於堂若飲至焉壺觴嘯咏望氣察祥卽不能如虎臣
矯矯文武有威風亦庶幾于善人卽戎之教也董其事
者戲下遊擊將軍黃金臺千夫長周文盛張鳳儀徐石
磨俱可並書

石城營記

今既以簡書履御史臺部勒江南北軍吏西起楚之夏
路東方則達鴻溝淮泗之間南連吳越通渠三江五湖
漕帶盡揚州之野矣承平日久戈船橫海之師不瀕江
者稟于兩中丞董屬兼制其瀕江而岌岌受要約者不
踰六千人上詰尋陽之浦而下放于海疏密總不成軍
藉第今有他非常起萑蒲間欲傳檄而召之雖鞭之長
不能及也先是嘉興徐公爲操江兗東妖賊溥河南都
大震稍稍募淮浙浮食奇民可數百人草創未就稟于
司徒隸于司馬事無定節河上乎翱翔而已余至乃謀

十大司馬新建陳公少司馬歸安沈公少司徒金壇于
公大司空太倉張公少司空長樂陳公曰司馬門總五
萬之籍軍兼水陸兩營客兵六千號稱坐鎮而令不必
行于國門三舍之外者以有司治之耳操江課南北軍
更殿最在于與兩中丞同事稍易行惟是無一旅見兵
可備緩急虛當天塹之名非所以經遠也請以司馬門
六千見兵虛伍者以前徐公所募淮浙奇民伍之而分
其一部受操江要約令得端制可乎大司馬曰可哉因
顧職方氏曰若其以千八十人往司徒曰不腆之稟如
軍興注司公曰余皇解艫竹閉緹騰鳴鳩氏之職掌也

因合畿而請于 上得報可爰相蒐地于石城之罅隙

舊稱局監旋園染人需之其實窶細灌瓜蔬壺苴以納
金于監而染其名也齟齬者久之余乃引功令城隍不
得禋蔬之文欲上章案言之而大璫守備茲土者解余
意以監局指不治者與管治者仍與園作策兩便于是
言石城句已處植堦種柳三面爲羅後爲臺臨臺以軒
竊其臺曰右角取天官左角李右角將也傍西轅門建
漢壽亭侯廟以爲冢土高大其門而題之曰石城營循
城爲涂兵出入若魚貫毋令躡耘耨者營下爲市市下
爲秦淮之尾閘也船環而守之水逐蛟龍陸扼虎豹作

策復兩便崑崙隸操江戲下無十羊多箠之擾軍中投
石超距以戲法簡易士佚樂儼然稱成師而陰拱以銷
奸闕之窺伺者直折衝于尊俎之上矣雖然一里之地
而動千里之權者勢也一夫之表而章萬夫之望者風
也余既以簡書履盡吳楚之郊鎮撫舊京豈區區持
此蒼頭擢船郎共與爲治乎乃檄于道之在九江者曰
嗟江黃間彭蠡攸潯陽鳥鼠居西通漢水雲夢之野竟
澤陵楚之林也其猶有乘虛之雄耶已檄道之在鎮者
曰陶之六尚陽之虛形錯穆陵天下要春固陵壽春
爭鋒之池唯湯水地唯能無桑土之慮

耶已檄道之在淮徐者曰豐沛芒碭大風之鄉彭城睢
水楚漢戰場在焉淮陰下相韓項奮跡今耕夫尚拾矢
鏃于田黃河如帶可無衣衲之戒耶已檄道之在揚州
者曰江都繁華隋堤楊柳淮南賓客如雲善者著鴻寶
歌叢桂不善者載菴車反谷口今利盡煮海伏莽如蝟
漕轉咽喉能無祝哽之虞耶已檄道之在蘇松者曰王
漕遺俗春申故都闔閭舊國鴨城鷄陂館娃響牒浮奢
之俗徒存至問及湛盧水犀之色則又安在哉子胥武
節季札文章不當憑風雲而弔耶已檄道之在常鎮者
曰毘陵之下笠澤渚焉賦侈吳都書傳越絕要離慶忌

借交報仇故英雄之氣尚在江湖盜賊之心猶雄海島
亦越孫吳業隆鼎跨今不知南徐兵將尚能令曹氏臨
江而嘆耶已檄道之在徽安寧太者曰皖子之國山號
天柱漢武巡遊實爲南岳黃山大鄣秦置爲郡敬亭秋
浦千古風流采石衣帶蹇裳可渡今未聞三春之茅可
侈封禪而鉗子山君探九塵起屨賤踊貴赭衣塞路履
霜堅冰戒宜未雨詩稱南仲之師如江如漢豈古之人
真不可及耶佳之翼之又從而振飭之繫惟各路之分
藩使者是賴余不佞總其凡提衡神氣于中權以春秋
耀吾軍士俾千里建流水之勢而萬夫偃君子之風敢
不惟力是視哉卽邇者鯨鯢之孽小小耽視不旋踵而
膏吾斧焉夫豈余不佞之能則惟是 高帝之神於昭
于天式靈南邦以鞏北都萬年無極余每出入御史臺
顧瞻 山陵松栢王氣鬱葱則今日石城營之建亦不
過點綴太平之物色耳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吾卜之于
明明赫赫者云

雜役田記

縣堂倉庫獄囚縣後馬路例有更夫工食舊係里甲均攤今買田易之以免里甲浮派故名雜役田

明興賦法大略量吏祿度官用準上供酌土地之所宜而納職有司不擅賦令甲犁然具矣然賦自上供外強半以鑿役迺東南之民又不免因賦得役名爲里解擬古差役法是正役也熊子于長興別有編至于雜役擬古之顧役法而不盡畫一者則今日之役田所繇設也州邑之長吏初是猶有乘牛車意卽輿阜輩都不關賦僅以里甲過更庶人在官不習官事稱不便於是變而爲均徭均徭費于賦以顧民徭俗所謂一條鞭是已便矣未之具也如長邑城池臨深山大澤號稱巖邑其民

荆夷不均太湖中戊巳間暴桀子弟出沒動以千計卽
今狴犴中猶藏活死囚以百數帑庾儲歲會金錢兵荒
籽粒輒鉅萬則抱關擊柝所以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何
可無役而賦書不載故萬曆八年以前亦以里甲過更
稱不便有司以不擅賦故變其法募浮食奇民充是役
而食給于里甲通縣糜白金四百九十兩有奇計里之
當甲者甲糜一兩八錢庸賃之子終歲勤筋力所需財
稱是名不擅賦實與賦同且當里之甲治粟使者督漕
大農督歲報而又以差役碾輸南北官下行者齎居者
送勞苦備矣十鈞之重以銖兩而移若之何日爲織計

而不知圖也偶邑民有積疇筭抗弊以巧法匿山田不
賦若干畝法當沒人比沒人田輸價若干金及捐奉祿
並金矢之美若干金而郡太守陳公亦以臺使者行部
案言豪富民贓若干金行心計三老敦幹文學主進出
市負郭沃產若干畝募民田列租爲三等上等率畝致
二石其次損一之其次損二之直視焉綜其租數于縣
官以食應募其賦循納贓之額輸公不以公免布方冊
刻石有成數矣事旣竣邑君子謬以屬熊子曰是一舉
也而四便民得輕徭官無廢事措公田於磐石牢奇羨
爲永澤昔充國報屯田方略而不嫌于誇曷記之熊子

曰主臣縣官衣租食稅六年于今上不能以租賦假貸
民如左內史次不能弛夜禁如東海董董以訟庭蕪末
奉宣上德行其一節一隅之效何敢自用別播敷雖然
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今天下生齒繁文網密作業劇山
川園池市井之入各有王者而不贍尚仰機利以給食
有司安能張目言大利事去泰去浮度力所能爲稍稍
導而布之上下是亦太上之貴因也

進賢縣漕倉定兌碑

江以西賦法歲漕轉脫粟以輸太倉稟六師從河
渠之便則無不漕之縣矣進賢賦粟近四萬四分
其一以民漕南京軍漕復二之亦民漕於會省而
交兌焉先是裝粟于舟以待漕艘稱不便仁和寓
庸黃公始建今水次倉計都選一人領運貯粟與
軍交兌二十餘年矣然每歲不能無利害利害視
爲政者田農淳直之民有事于漕卒無異羣羊御
狼苟拮据藉手竣役不挫產爲幸何利之有第害

擇其輕則歸與老幼歌呼稱慶也乃天啓末巨璫擅國矯旨出私璫監護漕轉罔密而文峻爲政者凜凜救過不給漕卒之勢益張虎而翼矣卽南昌衛漕卒吾郡屬也家于郡其勢爲主下縣之民反爲客則擇肉其孱弱者且繕艘最後竣事獨遲彼釋耒耜而僑居省會以待漕疲于奔命矣惟廣信所漕卒爲外屬以吾縣視之其勢彼反爲客繕艘銜尾齊來竣事無時日之稽費省而官惠向來以一艘兌吾縣惟昨年係他官假守并十艘爲何縣

奪去則盡兌于南昌衛民純客軍純王害得其重有控產以償耳幸今 新天子撫運誅巨璫盡撤

璫之監護錢糧兵馬者民旣欣欣急公如天之福又獲借晉江蔣公鍾湖自東鄉調來名家茂齒擅才力敝賦不索而完乃持牘請于治粟監司陳公九巖曰功令隨到隨兌今進粟到廣信所軍艘亦到不此之兌而復待他艘之參差非所以一法令親民信也陳公奮然曰可哉而郡太守彭公觀民監漕理沈公鍾岐並從吏出一口于是盡進粟二

萬四千悉兌廣信軍艘四十有六不十日而竣矣
粟無蒸沍雀鼠之耗凡足輸軍官復革其餘糈之
陋無害可擇公私大悅而舒文學偕里父老介余
子侄輩聚族而叩曰微仁侯之惠不及此曷碑而
記諸使自是歲歲令進民與廣信漕卒交兌有四
懿焉耳目馴習誼譁不生一也艘至早兌省僑寓
飲食二也米無蒸沍不挫產主進三也餘糈盡革
官有清譽民無苦科四也熊子聞而善之曰懿哉
爲政之良非能家賜而人益之也調之而無它愁

擾因軍民之剛柔燥濕而先後其劑焉是君子不
費之惠乎夫害莫大于求利而利莫大于無害向
年怵于轉漕之害重輒倩豪猾猜禍人與軍闕擇
輕害爲倖今并輕害而無之歸而與主伯亞旅宣
力南畝嗣歲父老子弟領運者視今年爲成法五
尺童子借箸爲籌莫之或欺異時爲政於吾郡吾
邑者矜式今年郡邑諸君子成法尚望其遊意於
法外爲惠於法內忍變法耶豈非吾邑百年之利
哉是可以記矣蔣公名德瑗晉江人乙丑進士始

終監護有勞者則王簿沈一匡也

平溪漸建置守備公署碑

平溪古荊州南裔也度其水經當在無陽且蘭間
班史所註無水首受故且蘭南入沅八百里者近
是磽陘無寬大地西御滇巖西北近邛笮以一綫
通雋昆明卽在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也 明興
尉堞萬里牂牁夜郎間頗置吏徙江黃南北官軍
填其犬牙相入路專城設平溪衛不以有司者治
經訓亦云備矣惟是高山四塞通天崇崇左右五
十里外紅黑苗薦居皆椎髻耕田出沒爲寇盜九

股黑苗種甚夥願然粗朴少慮野戰不能具甲盾
且得偏洞諸寨馴苗繫沅州籍者遮斷之故河以
南之患少紓若三山經苗橋虔善聞持長稍若修
施之吐舌蒙上楮之祓爲甲要大弩若却月匍伏
以盪如蜚一可當十頗有漢人雕扞者相輔于是
乎河北近邊村屯時懼攻剽兼以水西之叛未經
懲艾諸蠻生心是衛當滇黔員官略通五尺道一
夫曠日萬里爲噤則又朝廷防禦之阻也嚮者
兼隸于清浪祭將嵩設守備自近時水西之叛始

諸來守備者無公署僑寓民居視陋率厭薄而傳
舍視之無言武節矣邇觀察使景鄴陸公備兵偏
沉重視平溪請于制臺以其戲下紹興吳中軍家
相假守之旦暮真矣選擇而使也中軍嘗爲潯陽
巡徼吏矣當僞漢子孫之巢姦闌人內外煽動豫
章洶洶觀察時備兵潯陽屬令周密微行往伺乃
盡得其曲折以報蓋陳氏之族雖羯夷而豪長尚
法盜賊亾賴者多治以宗約中軍稍廉其主名起
居十數人令豪長自縛送有司姦闌譌言不煩尺

兵而定矣觀察所以才之也余待罪操江盜賊課
督及潯陽亦因觀察之才之才之也所以觀察監
護黔中軍多與俱黔中苗如鳥獸伏匿俟便爲寇
非以竒兵薄擣不可得觀察一日佯言行邊兵實
欲批吭以襲之迺苗衆數千驟至諸將吏擁兵阻
阨選蠕觀望獨中軍以十數騎爲鋒突馳下山持
滿直前苗衆不能測遂潰然解退乃招阻阨各將
吏追逐獲首功雖由天幸亦勇氣之決也今余謫
洗于此而中軍署守備適至猶然學李愬索韃負

登乎余謝不敢乃勗中軍以文武之威風而贊其
敢任于是乎不以假守視守堅邊覈伍蒐士繕城
譏闕戢下次第井井可觀爰相地于衛之西偏得
倉廩故址謀所以建置新署此羸者衛董董歲之
所入取之不足以更費乃樽節其奉入旣稟若干
并請觀察動它竒羨若干共可百金會思州太守
漢中胡楠廉幹惘惘君子也視此地爲休戚亦率
材料什三以天啓七年春正月鳩工隆隆之棟登
登之築翼翼之軒陳鞠乃不視陋諸士卒競勸力

作踰月而役竣矣中軍迺三五申令曰兵民不雜
武之經也自此士歸垣卒歸伍部勒登陴卽居卽
守無闕入市門無闌出郭門鈴鐸之聲甲夜遠曙
偵屯鄙有遽報卽驟馬往援不避風雨于是所履
四境謐然不聳者久之嚮余勗中軍以文武威風
而行其敢任豈不章章效哉觀察置將之善而使
才之各徇其任于此見一班矣余遂踴躍而備記
其事令後之蒙故因遺者知作始之非苟簡云

重修南京刑部碑

黃帝李法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故曰獄者萬
民之命也 高皇帝開天金陵爰建法司斗入北
宮之玄武湖而倚鍾山之偏雲氣聚散水波動靜
光景煥發御製之詞曰此仁智之所居也真如絲
綸哉右御史臺左廷尉官寺立於中央規制特視
它部爲廣大已折衷周禮大司寇官屬盛其任使
決讞通都輕重訟牒品式旣備具矣 文皇帝定
鼎燕京兩都並建留刑部與六卿齒而題稱則冠

以南重根本也余鄉在御史臺承乏署事每見獄
犴無多囚訟牒亦簡同舍諸郎視爲冷署半借假
休沐於里門直寄焉訟者久立吏前曾不爲決則
睨視此部若虎穴不可入時假守第去其泰甚不
能有所興除犁今七月真奉 簡命而來乃見儀
門及諸曹史之舍先一年不戒於火董董垣而圍
之殊視陋不肅大司空華亭杜公發千金鳩工肇
於庚午之春及秋落成然但就火所完繕其前後
大堂兩掖幕廳強半漫漶十三司頽圯錯落卽牢

中同於樊圃無堅打諸如此豈非掌邦禁者之事
哉則樽節疏剔得竒羨如千金分工董率煥然頓
還舊觀別置輕繫戒所司時時頌之毋闌入重繫
吏民訟者卽與決平庶睨視不復有難色則質成
相屬各厭其意以休息矣熊子於是進諸郎而語
之曰臯陶非古之良士師乎而所以事堯舜者一
則曰宥之三一則曰執之而已蓋天之道聖人所
不能違也天官載斗魁有大理前列直斗口三星
若見若不見曰陰德勾圓十五星屬杓爲賤人之

牢其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又太微三光之庭
四星爲執法明乎紫宮象平南宮象執觀李法於
唐虞之際一天而已矣嗣是夏禹泣罪殷湯弛罟
周武釋囚三代之所以法天而行也秦用慘急而
促史謂其有十失而治獄之吏猶存其一非之非
者漢高蕩滌滌煩苛與民更始號爲網漏吞舟之魚
文帝承以黃老清淨天下無爲戶口滋殖武宣以
來脊脊多事酷吏如張湯郅都趙廣漢輩以苛察
繳繞稱其位旣索國脉厥身食報俱不良惟趙禹

稍加緩而名爲平乃得老壽則天道昭然可知此
于公之所以高門待封也至今日而平與執之義
不明遂有以不禁姦邪爲寬大縱釋有罪爲不苛
亦有虛矜守古復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殘賊無極
兩者皆譏若夫鬻獄如市用法或持巧心析律兩
端殺人獻媚賂遺是沒則左氏之所爲昏墨賊者
也寧待天教哉嗟乎惟執廼平臯陶之執執堯舜
之中也 今天子粹精鏡照操斷神明欲多以風
雷之厲除陰噎然時時誦法乎堯舜之中而儆省

於上天災異之告間聽平反特停論決則人臣何可不循三尺法乃迎合持兩端媮爲一切以自遜於臯陶之執耶諸郎聞是言唯唯而退各謝絕賓客知友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庭不留案案不逋追縱舍寃纍邪暴衰息豈不庶幾善承天意哉因告成當記年月而備及共事之姓名如左以識一時之盛

重修仁政祠碑

南陽郡學之西偏古洗馬池有祠曰仁政何昉乎昉於祠故巡撫都御史江陰應谷劉公光濟之行一條鞭法也法亦非昉於劉公也

肅皇帝臨御久軫念江南之民苦賦尤苦役授指於華亭相徐公階慨然與天下更始擬徭顧役之意爲一條鞭編役費於賦以食應徭俾庶人不在官也蒸賦計畝而輸輸尚有程役則用里甲糧長踐更豪者多買復惟農在官率未必

中訾市之黜曹之胥史皆視爲俎上割肉秩官
之吏亦隱下以漁中人之產立倅矣鞭法一詔
父老方喁喁後德化廼敝積抗法積巧在里不
便豪在市不便駟在曹不便胥史在堂不便秩
官寓縣莫有應者獨巡撫江西都御史餘姚觀
所周公如斗斷行之與諸司矢曰所不悉心舉
鞭法爲父老計有如江水幾開局立條手批書
答壁觀坐想耳聽目變四閭月粗具大槩甫頒
行而使者糜至不言免後及口實於加賦議殊

洵洵周公夷然不顧也竟廼坐此精力銷亡一
病不起哭者罷市歸日廣柳車爲枳因從章江
之澣石亭寺西建懷仁祠祠焉嗣周公者爲劉
公又力申周公之三章斷行之時鄉先生兵部
侍郎兩溪萬公恭爲謀府決正文學胡君湜善
畫亦贊郡邑諸公之議曹瓊棘條教層累上之
劉公折衷歸當而後懸令國門初年以南新二
縣爲嚆矢明年遍七十縣矣初年以四差紆野
人明年又定坊甲禁舖行紆市人矣鞭法廼大

文正公集 碑
定父老懼劉公度次遷法中解羸糧走闕下上
書預留

肅皇帝重違父老意三年乃召入戶部旄倪遮
道謳思計無所出則尸祝於洗馬池青雲樓址
此今仁政祠之所自昉也語詳在萬公恭吳公
桂芳記中然吳公記止稱劉公無它及萬公記
迺有常熟徐公太倉凌公吳縣楊公悉唯劉公
鞭法是守之文而今祠中儼然春秋俎豆者則
劉公正席左次常熟鳳竹徐公棧右次烏程邱

川潘公季馴並巡撫都御史又左次巡按直齋
顧公廷對又右次則南昌兩溪萬公恭俱南嚮
坐文學胡君湜號友泉者亦以布衣從東嚮坐
微與萬吳二記所載不同蓋事在萬吳二公之
後父老秉彝里巷公論特列五像與劉公並祭
不問其爲御史爲都御史並不問其爲鄉先生
爲布衣俱得齒於一堂受齋爵以覺報也說者
曰條鞭之法劉公握軸萬公扶轡胡君持轡其
所以祠固也潘公徐公顧公義何居曰義在史

傳蕭何爲政於畫一曹參繼守以清淨孔父與
歌於麇表子產沼滂於褚木劉公政雖善微蕭
公徐公成之於久道之後又微顧公察之於驚
民之先卽雲雨欲爲滂潤如虹蜺何管子曰朝
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是數公者皆先後
經臣飄飄若秋風之遠動人心之悲蕩蕩若流
水之深發人心之思蔽芾甘棠之二章豈要譽
然哉余因是有感於上政貴因時況古而偏執
者瑟柱之膠也黠法非備役之別名耶可以宋

臣差役之爭爲我戒耶生齒日繁罔密事叢運
會推移疇覽之哉今日如欲設閭師掌任能令
農圃工商牧嬪衛虞各以事貢乎如欲設均人
均力政能令豐年公旬用三日乎如欲設廩人
待匪頒能令倉氏庫氏長子孫乎此鞭法之無
敝正謂民之所欲萬而利之所歸一也則諸公
之世祀也宜也因是更感於得衆者動天有陰
善者必有陽報也仁政一祠昔爲闕伯燬像烏
有矣適兩溪萬公之孫燦起甲科郎工部易像

爲主而五六公身與煙消名與風興工部於天
啓之季又能抗疏劾逆璫杖苑闕下崇禎改元
褒贈甚寵祖武克光何其盛也卽川潘公先是
以才名尚書工部行河精誠之極至斬毒龍之
首以奏用巨石斃暹隄所靡亦鉅萬然濡悍之
勢以遙控而殺疏惡之士以石延而貞至今賴
厥功不衰當時卽以靡蒙訾視纖計債決者何
如今門閥鼎盛子姓項背簪裾其以布政使視
按察使分巡道事昭度潘公會紘非其從孫行
歟清任獨持一銖之贖必費之公增城除隍成
梁繕圩百廢具舉卓然有萬里之望焉顧瞻茲
祠之頽圯鳩工飭葺蓋以暢吾鄉父老畏壘之
思於無窮而留當事諸公之澤於有永崇前楷
勸來賢意良深遠家世之聲名焜燿又其餘者
矣豈不亦充盛哉

福寧重修州城碑

予旣以璽書按察閩中郡而治于北偏之福寧州者古
甌越間也負大海際天地四面阻山險自昔民衣文蛇
漢武帝遣嚴助朱買臣招來東甌事兩越謠俗始通中
國至于今益彬彬大雅矣然地确貴粟小民徼山谷之
業羣盜擅幹竒貨與樂浪海中倭人市間或勾之剽攻
視風候騷閩中州猶當路塞也控海曲而治城以外無
它障嘉靖間盜渠洪澤珍率倭數千環而攻之而不勝
董董葆就長老談之猶色變豈不亦維城是視乎先是
延石而堞之門阿之制一雉容乘車之五介其城之身

外不蕪而內不挫旁腫而迤肉薄可登旣易以搏埴之
工陶磚而甃之槓理而堅稱馮馮矣然門者城之味也
樓者城之顛也俾者城之目也中經涂而外環涂者城
之腑胃也此數者薄厚之所震動不能如錮南山無卻
侈弇之所由興人且齟之甚而扼味以塵環涂没于市
屋宇旣卑登陴而上若階也豈復顧城哉己未六月颶
風爲祟撼樓發門倒俾羣盜政嘯海上長老告余曰城
如此而使君獨不悻耶值時詘告于主者僅得百數十
金而州之小吏主會計輒寬然而不存見少盖曰故事
也以蜃灰堊之以塗塗附之蒙朽蔽蝕糊齧以侵牟其
贏不問明年也且發閭左右之人而役焉踐更可以詭
脫是宜其歲歲率國人而城也此無他有司流也城于
何有于是進領衛之沈鷹揚而申之曰汝聚族于斯守
之世維茲城工汝其于于治贊以若干夫長若百夫長
有所不稱爲國人口實予不能曲三尺儻金之不足也
則卽衛士興人徒而以金售物直去市屋之蔽環涂者
用礫甃其涂距城十尺衛士各負礫三百劬涂長千尺
矣西門重構檄州增金兩倍爾乃撤朽剝蝕完獻鬻清其
灰而盪之而揮之而沃之俾則鑽空而填之樓則審曲
而匡之竇崇三尺墻厚一尺門之石楣鐵柱則革故而

鼎之俱毋憂其不度也于是樓櫓暈如睥睨齒如臺堦
翼如視其城朕而直廉而不腫剗而不迤此以後寧復
歲率國人而城乎夫書稱勤墉芴戒覆隍傳罪恃陋古
之人所以諄諄于域民不愆王公設險之義者誠謂以
佚道使民也今茲之役興人徒于衛士以其祿在官而
比閭之庶人惟適觀厥成而已有以佚之而未嘗使視
往之歲率國人而城者此其故不可深思哉後先經營
厥事假守州者邵武太守丞蘇子萬傑真守方子孔炤
也熊子曰假守如守哉真守守哉

福寧州新建龍光寶塔碑

嘗從長安中閱西域圖書其所畫記四裔宮室之制甚
備大抵天然以西皆延石爲屋不棟不椽不檠不櫛層
堦而巖空之或方或圓其王長之居更壯大累臺增成
巖突洞房純不用板木上下盡石延也制皆如塔故中
國佛寺多建塔從西方之教俗云然靡敝財力近佞祝
延福澤近愚瘞舍利金玉貝葉多寶託其放光近誕悉
無益之作也獨形家取其意象置邑屋之山水要害則
甚靈神而猶靈神以嚮文學余官吳興具興長老爲余
言郡之碧浪湖浮玉石上自建萬魁塔後制科必魁進

士必儲館閣數之歷歷若左券余感其言亦于雉城建
金蓮塔告成之年一榜得三進士嗣是第者頂背相望
且邑之風俗更黠鷲而淳魯盜賊衰止吏不入牢百姓
不困內外之繇而令悉得徵遷者十五年于今亦歷歷
若左券矣迺今按察閩中而治于福寧州者東西甌之
間也入其境崇山蔽天大海浴日州城環群峯而逼處
其麓四面氣勢磅礴溝洫東入于海有山填之微壘焉
中一山名崱嶷者首銳而圓下如鼎足句之屹然潮汐
池中凡抵其壘占秀而當要害熊子曰是宜塔也會福
安張令蔚然案言豪富民束矢直百金余復捐他餼屬
署守州者蘇郡丞萬傑經始之而方守孔焯以嘉定異
等調來拮据半碁始就大約糜三百金薦紳先生張君
大光力贊議任而諸紳亦各有所率調發人徒僅借衛
士一日指揮沈鷹揚役之海舟收汛多維嶼下叅將王
君雲鵬亦間令士卒負磚以戲如投石超距者故費省
就速工堅臻厥成而晏如矣厥崇八丈厥盤七級頂盤
之級如其級命冶氏執上齊之金鑄之厥基純石石取
于故塔埏磚以甃其身陶旒人多舍山麓而蜃灰又悉
土產因其天地之便不敢輕百姓力熊子與州守固熟
籌之而後乃聿觀厥成者也因爲之記曰夫天地成物

而聚于高惟山爲土之聚高高下下以鍾其美聚不隨
崩而物有所歸天地之定理也乃何取于西方之敘俗
而塔之是爲曰理者氣之籥也氣者象之精也象者景
之表也夫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北夷之氣如穹
廬南夷之氣似舟船萬物之情各有所類故城邑猶體
性焉有首領股肱至于手拇毛脉各變掉而動罔或不
類其情惟塔之象骨直以立昂聳而盤圓大類頤椽筆
上于青雲潮汐浸之光采盪漾雲霞沃之文章爛熳形
家目曰貴人之星以其處位高卓又曰貴人騎馬如是
而以景歸象以象歸氣以氣歸理鍾天地之美而聚于
高君子曰福寧必興夫福寧固無餘之國夏后少康神
明之胤蓋猶有禹之遺烈焉句踐亦禹之苗裔也棲于
會稽今會稽郡人文冠海內豈非州之前茅耶何乃久
罪地脉哉熊子題之曰龍光寶塔初也在蓼蕭之二章
矣

銘曰禹敷下方

甌越斯將

漢開荒要

無諸是王

溫麻晉縣

長溪唐疆

亦越我

明以福以寧

控甌引越

地平天成

象耕鳥耘

風和雨靈

文明以止

有待聿興

卜云其位

東宮蒼龍

卜云其歲

白帝重逢

石盤宰堵

金削芙蓉

天姥仙岑

矛戟森森

支提佛土

龍象沉沉

精英蘊結

護此珠林

鬱葱春臯

澎湃秋濤

旣飛威鳳

亦躍巨鰲

於萬斯年

海潤山高

泰昌庚申八月之望

福寧州議革坊里營衛供應碑

國制經費其大綱領于度支自天子之卿下逮庶人在
官者皆有恒奉祿節目具備而守令食租衣稅一切旣
稟六曹史遵故實舉行毋愆于度吏民不雜政乃大和
敷天之下顛若畫一矣乃福寧之州暨所部福安寧德
之縣高山大海原陵淳鹵齊民鮮藏蓋網疏而俗儉陋
官府供具無品式廚傳不飭苟且假貸于坊里有司孰
不勵節樂而吏緣爲奸騷擾相奉如新官下車隔絕器
物勢不能汗尊坏飲乃假貸器物率苦惡久之靡敝埒
于沒入馳道供張人徒之費疑于郵置幸地偏稀賓客

簡高會會則設惡草具而觥爵簋盞無夙陳其它菜茹
瓜瓠果蔬醯醬適市不可得勢必需于坊里在上者曰
此董董未吾禁也在下者曰亦有從徠緇衣授餐之詩
非與在上下之間者曰吾居要害而爲政良窳吾口也
豐約吾手也不吾事且重困辱汝市民因緣與之習有
所受取頭會箕斂于野涂井里中悵惘莫問其出入此
上之所爲董董而下之所爲警警也語云苛政甚于猛
虎豈盡爲政者甚乎爪牙吏虎而冠耳且也州邑雖鄙
遠而當海外蠻夷盜賊之徑蒼兇滿水赭衣滿山旣置
一叅軍徼巡之復置一防海之郡丞監護之其供具器
物亦無品式勢又需于營衛之軍兵矣軍正法士卒取
非其有罪殊死誅情而不計直柰何上人先樹非取之
臬耶彼悉以軍租饗士者豈不亦炳然名將哉熊子于
是集文武吏士告言之曰絃可更張乎會一時皆賢良
方正之選具條言其品式悉索敝賦之奇羨者治厥供
具賦仍舊貫毋加銖兩大都器物帷帳問工曹史廚傳
餼牽問禮曹史江海旗纛之祭問賊曹史而專設亨人
掌庖餼賤人掌燎火各與之廩防海郡丞下車取器物
于州帑叅軍之旗志羽蓋取足于公稟不約而議論大
同爾乃上其事于中丞御史臺曰不尊不信不信民弗

從請定爲三章之約得報可尊而信矣後之有司卽惡其害已也而籍可去哉蓋則壞定制量官用以賦于民本末之臧公私之路較然熾悉而要以安民殖軍爲統紀夫民者國之庇也軍者民之衛也庇焉衛焉而縱尋斧焉樵父賈豎且知其不可而况上而爲父母師帥者乎斯其所以不約而議論大同也與是舉者署海防蘇丞萬傑福寧州方守孔炤福安縣張令蔚然寧德縣鄒介用章比路叅將王君雲鵬法當並書以志作始之謀一出乎公也

撫臺解公惠恤鹽商去思碑

春秋傳韓宣子聘于鄭有環一在鄭商謂諸鄭伯以請之子產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弗知宣子買成賈矣商人曰必以聞于產引先君桓公與商人質誓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僑若獻玉不知所成宣子辭玉曰子命起勿取玉是賜我玉也乃私覲于產以玉與馬藉手以拜于嘗讀及此竊疑二子皆晉鄭執政名卿大夫請玉辭玉事甚微淺丘

氏必歷歷詮次而傳之何今乃知古大臣謀國
要在安民富而教之雖商人庸政忽諸庚辰元
春吾江右撫臺興化石批解公遷南司馬行有
日矣鄉大夫誦于國士誦于學兵吏誦于伍父
老稚子誦于衢是享其利者爲有德固也乃忽
有監商十數人聚族歛予華門曰吾儕末民揆
錙銖歲買運司積引稍操奇贏于大邦仰佐人
農度支小人越鄉懷寶是懼又機利之孔也秩
官誰不愛鼎而吏緣爲姦駟緣爲市盜賊緣爲

窺伺賴上有潔白公正之大臣如解公爲之表
帥三害俱除八年一日若先此屯鹽道烏程潘
公摘陰伏如神令吾儕心服近署道山陰邢公
無錫胡公清寬大雅又令吾儕心悅皆臬解公
教也莫知所報憶曩乘入衛之役以聞戒爲辭
薄齋嬰壤于境上望戲下塵垢曾不足動公一
盼乃辱溫語遂謝其清而有容又如此子大夫
能言乞于閒燕煩小史舐筆和墨吾儕將伐堅
珉役雕人用屬蟲蹠諸丘亭以志其棠之思可

乎熊子蹶然解頤曰善哉日中八尺之臬形端
而景正夜中四知之畏跡隱而聲聞公真可以
碑矣予因是益嘆國家之不可賤商而鹽商之
尤重于今日也禹貢楛遷有無萬國作又洪範
八政一曰食一曰貨易曰哀多益寡稱物平施
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樂語有五均傳記各有幹
焉况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山澤
林鹽國之寶也而鹽尤食肴之將故太公通魚
鹽管仲官山海漢時鬻鹽之利與田租口賦鐵

官相提爲重東郭咸陽齊大鬻鹽鄭當時進言
之領鹽鐵事不以屬少府而以屬大農佐賦蓋
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
之賈計本量委以調盈虛以收奇羨以佐公家
之急何可輕也其可輕者或帶財役貧轉穀百
數廢居居邑牟大利痛騰躍罷苦百姓于公家
無秋毫之佐而已獨乘堅策肥履絲曳縞者耳
今日邊供半出煮海屬以四郊多壘引課倍增
至遣中使督趣扼關而譏非正引銖兩毋闌出

淮引西灌輸則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衡山九
江江南豫章長沙淮北沛陳汝南南郡史所稱
東楚西楚南楚皆諸商爲之轉運航帆所集是
曰都會微填撫大臣深心體國正已率屬則吏
駟以下孰不以爲貨可居而虜是使也公于諸
商不爲响响味味令之易于匿就亦不爲赫赫
繳繳令之難于仰瞻古所云動若水靜若鏡應
若響任道之便而我無私焉諸商日若翺翼于
高雲泳唼于深淵走適于曠野八年間不見有

言矢畢弋之驚至于今始知大臣之爲政也要
在安民富而教之彼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
定位之無等布嘗之無藝而徒以騷娛市好乎
交私雖三尺童子能窺其微况諸商之善觀時
變智足以權衡勇足以決斷者耶今日之請情
見乎詞痛發于至誠忍重違乎由是而觀晉鄭
諸君子何愛于一環乃愛商又何愛于一商乃
愛禮茲碑也可謂上下之間咸以禮相愛矣後
此君子敬之哉

沈參軍定海新署落成碑

閩中都東治環八郡山谷磽陁鮮地財民就食於海之
蒲羸魚蛤左方直東越右方直南越張嗑而仰穀焉盜
賊哽之穀恒涌東北直倭羅倭羅悍跣跣科頭提白刃
虬盪如蜚一以當百頗有中國人相輔有司嚴禁關市
鐵器用以別異蠻方而彼之鐵劍倍利需我之蠶絲陶
器布物益甚中國人因紆蘭出物與之交或勾之攻剽
郡縣於是乎海上樓船三萬師如魚麗經制益密矣皆
故戚將軍遺教也余奉

勅書治兵溫麻東行海上不覺望洋而嘆曰甚乎哉天

下之大利大害也蓋中國東南負海萬餘里西南閉昆明莫能通漢張騫號能鑿空第云居大夏時見邛竹杖耳而西極人爲余言大夏以西笮以東冉駝白馬以北天竺烏弋諸國無不需中國蠶絲陶器布物每從海道揚大舶與我市南越則番禺閩中則蠶宋舉章亥不步之地大禹不貢之民歲航數百鍾萬金而我第以蠶絲陶器布物之奇羨者爲購使當管仲握算范蠡持籌用以償西北士馬備胡之費豈不亦利哉然此豪傑度外事非凡所見必不能行有其一日爲奸雄所涎踞要害而耽視之百世以後其害恐言平卽如東番居海中甌脫千里其人竄於奧莽標野鹿爲生衣食粗惡如鳥獸然其中無可欲者故裔漢粗安近奸與盜佯言辟草萊而陰欲開四裔之市市旣開倭羅必薦居易種於茲土閩中百世之害也大有萌芽矣幸宛陵沈參軍士弘曲弭其事而羅其奸與盜厥謀不竟幕府論徙薪之功而定海新署適成參軍爲余曰定海寔使君履吾儕藉使君監護以有今日請一言爲寵而署之規制始末福唐相君已詳哉其言之矣或曰署其傳乎余曰定海故無署而忽有署猶海故無田而忽有田也吾惡知其傳傳者其人耳余所聞參軍本良家子舉射策隨以蹶張從

故李將軍備邊捕生斬首過當法當得千戶參軍曰吾何愛千戶也願得金酌平康貫酒負謝諸故人贈遺耳遂裝千金入長安日夜與窮交惡少年醉高陽市上時擁趙女彈絃跕躑爲樂不數月而橐中裝頓垂矣故事司馬門主吏拜大將如呼小兒偏裨以下視金多者予善地是時參軍年少何知謁主吏竟令護三百人乘一嶂間無所事事會銀夏蕃帥叛參軍遣人上書司馬門願得一當行問自効司馬怒而答其上書人曰咄嗟而小校何敢言事參軍乃投戈南歸宛陵治產積居與時逐而樹蓄田漁之入遠過備胡時所遊皆天下名士聲益噪於是海上有大役無不以參軍可惡使東越急則參軍在東越閩越急則參軍在閩越自小校積日累勞結髮與倭奴紅蕃盜賊大小數百戰是宜肘後金印如斗柰何四十年功名猶董董定海參軍也毋其不善事貴人與毋其不謁司馬門士吏主進與抑有功輒以分下不擅殺降敵與當在東甌也交趾估舶以海風波闌入內地部曲皆從吏曰斬其首可以告廟參軍曰駱人卽吾人也爾曹不畏道家之言乎以他艘授指南令其逸去比閩有東沙之倭參軍平以計縛百人以上幕府議者曰此倭非反者詎其功參軍復漂然歸宛陵屏居敬亭

山中以射獵爲娛居無何倭以且謀攻牢計與姦蘭篡取
之爲解脫七營衛士遮斫市門相紛挐衢血欲流此卽
鄉之所爲非反者倭也而公軍之功譔而復白又急使
之備盜賊爲巡徼將盜賊見平幕府課最請以副將軍
假守定海如故吾不知參軍亦與司馬門主吏主進未
嗟乎參軍非大丈夫也耶奈何不卽爲真將軍哉參軍
自此傳矣熊子喜其新署之成遂作定海歌以落之歌
曰蛟龍騁兮齧扶桑柏天日兮盱盱湯湯謂海若仁兮
地得寧經萬里兮吾山平萬里貢兮來荒裔奠炎區兮
垂後世歸墟安兮神哉沛蓋屋高明兮功無外

撫臺石帆解公德政碑

今上御曆之五年歲在壬申江右填撫席虛計
疇咨于廷有能綏惠奠茲土疆者昇之治廷臣
僉推高太僕卿解公學龍曰其命罔哉時明遇
承乏夏官長從冢宰後日擊班相舉也如岳牧
交薦無異同疏上卽俞曰龍在哉公隨叱馭蒞
止則南贛羣盜越境攻剽者畏公之震望風維
喙不煩鐘鼓之師而消伏之矣公卽仗鉞行部
諸上郡簡賦除戎高城深隍而增省會城埤三

尺磚石魚鱗功費尤鉅斥金矢羨用飽浮食民
爲員程役者無黔皙之謠植者無丹漆之謗屹
然金湯也下縣庫墉亦修築無慮數十用是八
年乙亥臨藍羣盜攻圍永新宜春不得志而逃
以十一年丁丑盪平已是年延建妖賊擅自號
掠鹵鄉里亦攻圍縣邑公建旌提鼓敦陳整旅
至彼躬視師不三月兇渠授首已是年瑞昌屬
與興國際地阻深而人抗健柯陳其大姓也前
此國中率疑二姓人屈強有異獨公明其無異

進其文學諸生于庭尉獎備至適大盜呂素資
殺湖廣一假守郡都尉負嶠不能制而柯陳文
學諸生集族以禽之獻戲下已十年丙子五月
穀翔貴省城無賴惡子附搏掩罷宗數十人沿
衢剽劫或白晝闌入懷室中藏鄉都郵效如耗
起公偕賢管理監護屬籍而臬無賴惡子數人
施其首于郊遂不數日按堵明遇俱別有記而
膚功業次第上司勲用公考績兼樞貳建節矣
在易之離有嘉折首在易之師王三錫命則鐘

鼓旣設一朝饗之又在詩彤弓之章也其他理
根排枝疏剔蠹弊公一一憲舉其衷外若無所
事事而內所經畫措施規畫覃極弊民狡以罔
上者允孚格之而禍猾胥詭譎舛罔邪忤刻害
侵牟官帑俱重發其狀輕者俾贖穀丁丑之秋
公發三千金俾鄉三老轉糴入義廩合節次所
積可三萬石倘猝有兵荒他非常闔城之司命
也獨撫軍一廩爲然諸司之廩則靡于碩鼠耗
矣百貨之賈我無與知古之訓也公所需布物

肅贈薪炭一如市直不以官直質庫尤感庇殖
向者郡邑自有精常兵因承平久不過類蒼頭
廬兒供傳呼耳公于會省建三營官用欽除春
秋都肄甚耀又釐剔外縣兵數更增益規設令
縣縣有主兵各以戲下材官督錄諸材官亦皆
愴于威而湛于德焉每值歲不大穰則躬禱雩
以和育穀又騰奏爲瑣尾請命雖度支緣軍興
急無他恩貸而所調劑拊循建畫仁聲之入人
深矣至于崇儒講學建塔開湖致文武甲科占

榜首爰立踵繼作人之化不減文翁公勲烈記
在功宗經政憲在故府復何容更僕縷數哉而
要歸于德宇寬大以宥養合覆爲量愛惜人才
耻于鷹擊毛摯殿最屬吏若燭炤而不盡其情
精光所鬯民治友信中孚上獲今天下以填撫
兼銜樞貳者有幾填撫內推得俞者有幾獨昨
巳卯冬

上以南都爲始基命地視之豐鎬上應鶉火之
精附冀東海味加中夏乃選擇重臣往臨制如

君陳保釐東郊頡頏參贊之簡非輕畀也然覆
露我江右八年而隄矣父老聞公行則共驚告
失所怙口公德政謀勒之金石垂不朽羣集叩
敝廬以乞言不知業已三爲公言矣父老曰在
鄉大夫言鄉大夫在士言士在商言商今在吾
儕子民言子民誰爲國老忍憖置于耳哉明遇
莞爾而謝曰昔嚴君平卜繇與子言依于孝與
臣言依于忠與弟言依于友父老迺君平我耶
解公德政多端雖連篇累牘不能圖豈二三章

可竟乎于是詮次如右復紀公履歷而繫以辭
公諱學龍別號石帆直隸揚州興化人癸丑進
士以郡理高第選諫垣累遷奉常太僕至今官
其辭曰豫章豐福借寇國楨惟時祗翼結于黔
氓高資茂畧彰流駿聲旌能別惡黎庶攸寧帝
猷弼亮元化起貞民保于德德保于城智足應
變寬以持平林乏振滯匡困嘉生民之多辟亦
虔用兵允釐宣靖弼諧謀明布敷善惠冲而不
盈八年沛澤久道化成羔羊委蛇時靡有爭政
通盜背人和歲亨將司鼎軸寄徑陪京四方之
事待公持衡擊石作頌後賢是程

撫臺解公護持澹臺祠碑

嘗讀魯論子游爲武城宰得人如澹臺滅明者
曰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他日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
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君子學道
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之二章夫人童而
習之見以爲卑之無甚高異而士君子立不易
方嶽嶽標節概居是邦者事賢友仁物我無間
道法治法胥在是矣至于愛人易使壹本之于

學道此唐虞執中熙皞之盛也吾夫子爲萬世
教萬世法豈有他哉學道焉而已矣春秋之季
豫章在吳楚之交不賓于土國獨滅明仗劔渡
江裔土始聞木鐸故豫章相傳有澹臺墓澹臺
門綜其實雖不見經傳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尊素王以及素功之臣未爲誣也澹臺之有祠
始于吾師四明太蒙王公王公由太守而監司
而撫軍二十年德造入于民深上下皆無苟且
用稽周禮大胥之職春入學舍某遺意而十類

宮外爲大夫士鼓篋孫志敬業樂羣地俾講肄
如建鼓待問如撞鐘真一時盛事哉天啓之季
貂豎亂政宵人牢石附着爲奸厲道學之禁斥
賣天下書院此澹臺祠業命次于里室矣幸就
李彭太守觀民捐奉祿復之熊子爲記其始末
刊三尺碑具在屬以薄遊南北數年守者以傳
遽視之四方賓至如歸簞笠相望臯比之坐夷
于廡舍講席榛莽久矣熊子自司馬門投閒歸
里里中諸老率百金請于撫臺廣陵石帆解公

曰以時之間二三子耻爲視肉緝囊欲因學而
鑑道鑑道而光身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澹臺祠
二三子之肆也敢告于授館者請屏四方車從
行李敬以不腆除他隸人之垣以羸賓客公勃
然作色曰有是哉吾縱不能守學彌惇奈何俾
講席爲廡舍此有司莫告之過也旣却贖金復
勾稽四明王公以來有所爲稅羨壹百兩者悉
捐之以佐餐錢而時祭脯餼社蔬雕削更多資
助又清覈祠田如于畝行司李李公嘉錫先簿

正租入此虞庠之米廩也于是大夫士歲時羣
處其中箴縷衆家採撫羣言晰五德之轉移辨
六家之要指觀風直指使者宣釐字養簡察郡
國之暇亦率監司郡邑長戾止於焉稽合同異
校理秘文大夫士具懃然杜由徑之行戒非公
之至美教化而厚風俗孰大于是夫徂丘稷下
堅白龐雜無足比數若諸儒講勝者賜席殷亮
重至八九戴憑重至五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
之變豈不亦美譚乎惟處士橫議啓焚書坑儒

文正行書 碑
之漸則通人喆士之所大戒也冠園冠者知天
時履旬履者知地形本之則無徒褒衣博帶危
坐鼓歌此又嚮者徂丘稷下所羞矣吾里自滅
明過化以來徐穉表其清高梅福合于大雅前
楷今模學官之路靡然鄉風焉公撫此地八年
其爲綏又阜植砥修平政惟靖民之以不欲皦
皦爲名高去後當愈見思蓋君子之澤方其被
之若膏雨之潤初不自覺逮于滋殖茂繁而後
知大化之功爲而不宰也傳曰國家之政有事

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公照
臨敝邑人愛之如父母歸之如流水未可以一
端名而卽護持茲祠可謂事有業禮有經矣
上軫公久勞且召入統均邦國曰惟爾弼諧者
猶未忘南服用司馬實以九法宣靖之定封畧
固根本公之惠我江右爲九里之潤且滋大輿
人謳吟載路固由之而不知大夫士知之孰悉
矣茲僅于講席一端以志其棠之勿剪夫非秉
彝之好乎載觀歷代以來書院屢毀矣惟傳稱

子產不毀鄉校曰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
以防怨仲尼曰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公此
舉嗚乎仁哉

北山津梁道路記

北山名爲山其實以平原廣隰宛在水之中央
地勢盤曲包九湖而自塞其兌信撫諸大浸滙
洞陽洪塘而澤于蠡者復股引爲支河句已以
帶之屬南進二境之畧五里外必再問津迺得
達傍津盡河塹地與草丰茸彌望青陸奈夏水
羨溢衝岍埤地流寫則益刮除成空久湫大
沉沉有漏注兼湖之置梁笱所深沛如屋霽向
所謂再問津者今且阻四五津褰裳涉焉輒溺

勢不得不為長渡渡川五里往來甚滯夜則行
旅荒莽無所依宿多為伏戍所攻剽蓋馬塘羅
渡至白沙湖是也又丁丁湖皆巨潴湖塚為
河所啗竟深廣舐輓迫而蘆潯渡五倍其長病
涉與馬塘羅渡同百年父老有憂之計無所出
會昭度潘公奉 聖書為屯駐水利使者持廉
布惠多發緩贖興原田河堤之役所在訶舞父
老曰時哉不可失也熊子遂謀于同里中丞鍾
陽樊公指百金為倡問山師伐石問段氏鑄鍊

率子弟控之潘公公上其事于撫軍石帆解公
下其議于司理嘉錫李公下其事于邑侯石雲
王公屬監護之礮鼓於高廣文日昇斥鹺羨二
百五十金又屬邑侯清本鄉漁利銀贊是役於
是熊子偕樊中丞舉里中有識長者敦敏文學
經其事俾其為大橋三橋高廣丈尺有咫下可
通百石之舟而上可連騎小橋三高廣半大橋
購浮食奇民輦土塞漏注凡七處為路堤十里
繕舊五里鼎新六里計費視諸橋約五百金而

工粗具作始于初秋比定星昏觀南正竟報成
事向之植填索塗車輪馬殆半日而問一津今
瞬息徑彼訝真苦從枕席上過矣是誰之功哉
夫東里以小惠遺譏謂共有悅衆心驩虞如也
印斧斷若西門豈不去後見思如當時驚民之
怨何今茲之役慮始樂成民皆繇之而不知倘
亦得大上之因無夏革之迹爲政者固爲之而
不宰耶雖然民可不知也士君子不可不知也
熊子於是效黍苗之歌召伯者若曰北山四輪

原隰昫昫其土殖壤其水肥仁維水之際東鹵
湖垠深洵者渾淺包者潛九派滔陸迷牛之津
濟川作楫三日公旬妥若安表穫若麋駿醜茲
朝潔澤于靈春渌此沉沛河公不瞋俗有樂子
路無憂民通德九軌結慈三因大夫之功炳炳
鱗鱗解公諱學龍別號石帆直隸興化人癸丑
進士潘公諱魯紘別號昭度浙江烏程人丙辰
進士李公諱嗣京別號嘉錫直隸興化人戊辰
進士王公諱揚基別號石雲直隸灤山人乙丑

進士俱治世卿材高廣文日昇饒州鄱陽人以

明經開教屢登薦剡者領事文學則樊尚輝舒

雲吾家廷立大成也例得備書

附加增漁課事

南昌府進賢縣為懇施仁政清課餘以繕湖

鄉塘橋事案照該本縣儒學生員樊尚輝舒

雲熊人定等具呈前事蒙欽差巡撫江西

贊理軍務都察院左右僉都御史解批行南昌

利鹽法兼分巡道左布政使潘詳據蒙批

府理刑推官李本縣知縣王詳據蒙批

漁課一項久為市廛奸胥乾沒昨始清覈

在官已繕并都修圩之用一年矣以後如詳

以七八九年之銀抵北山工役至一年以

後自宜聽北山自課戶自備修築銀母得

禮改別用以協輿情仰館印行縣取遵依繳

報勤石縣門取碑刻繳焚此隨行該地鄉紳

里老舉貢生員等人公看得北山二十七

九都地坐湖濱一望菱牧節被水患蒙前任

巡撫鄧御史王本縣知縣錢軫念北山

下澤之鄉屢經大浸擬將上四段官河弛

禁貼付該鄉聽民舉網無課隨該鄉紳里老

議得四段官河歲入魚利過百金節係積慣

豪民包認名為課戶每歲止納官課數十全

號召新建太子廟前交網秋前嚴為厲禁至

冬取魚深潭魚方蓄聚潭中秋前網絕流千

喧噪河水振盪獲若丘陵豪民網戶對半平

分得利雖多私爭公訟靡有寧歲若一弛禁

則北山一多私爭公訟靡有寧歲若一弛禁

所過不畱勢同竭澤且無豪民投足別縣大

則秋冬不時下網魚皆驚散將尺鱗不登干

市鮮食益艱此各為利實為害也莫若仍聽

課戶禁食益艱此各為利實為害也莫若仍聽

本鄉修築賑揀之需庶官課無虧水荒有備

等因議上院道千是豪民包課之
 呈告加課非便不知加課所以抑豪
 以濟眾北山受水之害自應得水之
 長河大利反為別積豪擅者况本鄉
 族豈無良民願輸若紳當名義自愛
 逐之議加歲各三四兩行已數年修
 行之議加歲各三四兩行已數年修
 豪復黃綠延捺動以三星在留為同
 而豪仍未輪見寄封者又為猾得應
 用蓋二潘十年來水利擬為北山建
 本道潘二十年來水利擬為北山建
 勘奈工程浩大本地鄉紳熊樊建
 居始將課餘綠繇備陳方行查覈
 待而曹支此銀一年修白沙隄及
 事出公裁北山無新而橋梁路堤之
 蓋北山四週皆支河巨湖五里外
 一經大山水東北滙澤為彭蠡積
 數月不見乾

地小民墾粟不飽豈能握數錢飛渡
 米穀有窘而枵死耳此橋梁路堤之
 本道潘公捐金發助之厚真百年一
 程繁鉅而助銀止六十兩政需為北
 之用廼梓坡之鄉沿一年之假借遂
 為彼地世有宜北山未肯平也今蒙
 再三議詳以見在三年專為北山橋
 以後則聽北山自承課戶仍自助修
 鄉耆為北山修建備荒誠為妥便兩
 感悅綠蒙憲批勒碑縣門事理相應
 繇備登堅珉用垂求久等因到縣該
 查前後案卷無異擬合遵批鐫石須
 至碑者

周貞女祠碑

此周貞女祠碑記也古無貞女祠祠貞女自今日始古
無貞女碑碑貞女亦自今日始女雖貞嫠耳必祠而碑
者何固碑孝女豈啻娥意也孝女得幼婦詞千古婁絕迺
貞女孤立行一意較然不欺有烈丈夫風柰何令其邀
草木彫也此祠而碑也嘗讀司寇王公司馬許公太史
肅公秘書丁公諸如椽之筆爲貞女誌貞女傳不啻備
天迄於今

天子詔所司表貞女閭夫非其精誠之極皦然與日月
爭光冰霜爭凜交能叨

朝廷異數而傾動名公卿華舌焚余可以信貞女貞矣
蓋今之所爲貞女半慷慨引訖節不之從容然非有三
尺孤可提亦必爲學於我儀事憎之者也廼貞女之
貞則出乎此出乎此奇矣而其心愈忘業成體成章儼
乎儒者學問中作用則又奇請及其概貞女父參軍以
貞女許大京兆姚公家嗣曰伯道者之季子光裕僅一
年而光裕歿訃王貞女不遽哀也徐叩曰請歸姚爲未
亡人參軍鄂曰言何容易一時長老亦謂爲不更事浪
作不近人情語貞女廼劃然長泣一聲踊而幾絕參軍
倉皇盡視之亦佯諾之遽密燬其平日所御錦茵麗服
割髮謝粉黛將以臨姚喪也參軍多方縻之三年而知
其必不可奪廼治縞車輦貞女歸姚宗黨送者千人皆
白衣冠相視嗚咽獨貞女神氣冲散自謂往而成義我
求懿行政可全慰及至亡人墓憑草土慟哭爲文以祭
辭義清烈音響悲哀觀者人人泣下已而及門而笄曰
吾今日得爲姚氏婦矣先拜舅氏次吊亡姑次揖諸宗
人次分序妯娌秩如也命高墉巖扃置杯焉通飲食晨
夕奉姑與夫兩木主焚香禮拜紡績之暇惟誦金剛經
口佛號不絕性詳整室中婢媪無勃谿者主伯亞旅儼
視之如嚴賓雖齋素自持亦時以甘旨承舅氏懽父參

軍以馬市役厄言藩脫簪珥治裝千里訊起居狀其孝
行又如此傷亡人殮薄出杼軸所積購巨材爲槨卜葬
唐興之山事竣請於舅氏曰小宗不可無後盍請嗣旣
得受命申之者遽喟然曰吾之爲姚氏婦者畢矣可報
亡人於地下矣竟嘔血稱疾却醫絕食旬日而逝居姚
九年比卒之日春秋僅三十噫嘻乎貞女也生來不識
君郎面而代養而遷葬而立後萬死一死畢竟暴白其
所爲靡他直繼栢舟而與而班姬荀采俱爲之遜烈者
其正氣之所薦發乎哉無媿於祠而碑矣自有此祠而
碑何獨大堤花艷聞風慙死彼有丈夫其鬚眉而妾婦
其道若薄其忠友薄其信者能無慙耶能無慙耶祠之
堂三楹名靡他堂前爲勅坊如制東近松水居援青示
心指白旌信貞女凜凜生矣

鐵柱宮 勅書亭碑

江右四封皆深山大澤之鄉水土用乂本昭顯
天地滋百物而生之嘉功然蟲豸所穴不無借
陰陽爲戾三代以後失水官所爲豢龍伐蛟者
無其傳江右土俗隣荆越多譏禳于鬼神惟晉
旌陽令許公含陰召陽宗淨明忠孝以立學修
身艾民保國神道設教今萬壽宮有鐵柱鎮井
中蹟具在夫水神集于萬物莫不得其養盡其
幾水之內度適也可謂大有功伐于世豈里巫

文正行書 碑
所守之常祠可等禦災捍患祀有其秩數不過
物古之經也故唐宋以來禋享不愆名封隆重
我

聖朝稽古釐祀正統中 命禮官具祝冊歲以
春秋二仲守土臣行禮祠下不因唐宋冊號專
稱晉旌陽令許公其辭曰維神弘闡玄教夙濟
斯人惠澤之施久而弗替維茲仲春謹以醴帛
致祭神其鑒之于仲秋亦云嘉靖中更峻其觀
宇 賜璽書護持業巍然用剖劂被貞珉弁中

蹶下昭其敬矣乃萬曆中亦 頒有璽書久藏
羽士私室民其何觀會黃岡劉直指宗祥行部
茲土率五十金資他繕治父老請採石爲碑爲
亭鐫 玉音當甬中視重臣明遇恭閱竟放寫
款式屬匠文諸金石父老報成事不覺舞蹈而
颺曰昭天之福迎之以祥作地之福制之以昌
興民之福守之以長我 明興萬年之業維
世宗肅皇帝

神宗顯皇帝享國並五十年方寓清夷宮隣昭

泰符吐瑞臻穀興盜背政詩所云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者也今莊誦兩壘書惇明簡勁不似前朝人作金龍玉簡多媚道乞靈語書不云乎配天之主言則移氣慮則移物洋洋乎帝王統馭神明之大模此其一班矣則父老之請爲碑爲亭以視重俾民其同觀祝延聖天子于無疆豈不休歟斯官之所以署爲萬壽哉

南京刑部題名碑

虞廷命官臯陶作士夏商官倍爰有士官之貳周官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卽今尚書侍郎而尚書則自秦少府吏主殿中發書其長有尚書令尚書僕射尚書丞侍郎秩比四百石位貌猶夷等漢置三公曹始爲崇重晉因之魏及五代或稱都官或稱比部其稱刑部實昉于隋唐宋相沿至今未之或改也高皇帝定鼎金陵分建六部洪武十三年罷中書省陞六部各領丞相事權

不顯而體貴 文皇帝遷北都留南都視周之豐
鏞六部如故止裁侍郎一員官與事稱矣刑部長
貳魁壘耆宿相望向無題名有題名繇前尚書四
川金公始國子祭酒弋陽汪公爲之記時爲正德
辛巳距今百有十年滿書諸公姓氏爵里邊幅已
盡不可復臚又不可更樹兩碑乃命工礮琢畫其
方界俾書者無復有竒羨地而以汪公文入部志
僭附此於額以紀歲月二百六十四年以來之長
貳燦然在目留左方以俟君子豈不綽綽乎有餘

裕哉余因有感於天道之仁而治獄者之不可不
慎也天道陽常居春夏主發生間有震曜不終日
而居陰於冬寒空虛以示不用聖人則之畫衣冠
而民不犯何治之至也三代以下廉平寬和之吏
史不勝書嘉稱種德彼蒼鷹乳虎輩雖慘酷稱其
位亦爛然爲萬世戒矣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柰
何身列九卿復效刀筆吏文深小苛不爲天下持
平耶夫姓名獲題于此石階級非薄前此之積行
累功非一日豈溝滄集兩者比然居高民瞻無實

易朽顧斯名也能無凜凜有難副之懼歟夫天以
順動則日月不忒聖人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
大臣之義要于長養羣命匡率百寮和合天下今
當堯舜之朝際仁壽之世吾知君子之名於斯者
皆明允以寧萬民師師乎濟濟乎庶幾九官之盛
也

廣潤城門碑

天垂象東西藩之匡紫宮也端門掖門之衛太
微也齊楚諸侯之羅市樓也聖人則之建極京
師猶衆建都會于外以樹藩屏民始有域而城
焉以扞民也門焉以限城也樓焉以表門也春
秋成城必書義不敢輕百姓力云然制城蓋若
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于手拇毛脉大能掉小
乃變而不動彼殷殷而肩摩轂擊勢不能一門
然必依山川奧區坤靈正位負陰面陽以爲大

門而冠樓于其上閼麗泱鬱視諸門稱甲所以
隆之也吾江右會城之廣潤門是已江右千古
號豫章遷史稱淮嬰將吏下東城歷陽渡江破
吳下遂定會稽豫章則淮嬰城之所自始其迹
視今城微偏東南今城則唐韋丹表東湖建埭
開潁河而受章貢之潮洋洋大風哉

高皇帝濫開江服嘗親駐蹕于都閩之堂登滕
王閣放鹿西山命大都督朱文正欽章門入內
三十丈而展東南維里許七門九津鱗淪繞雷

三百年來臥戟生耳臥犬生髭熙熙乎稱樂土
而廣潤之衢商賈雲集市肆比櫛宵燈曉突不
戒時有焦爛之虞三十年間吾眼見其門其樓
兩燬于闕伯矣已卯庚辰胥史稽故未及完繕
辛巳秋中丞臺梧陽劉公直指臺松濤徐公檄
南昌令沈君戒畚鍤都閩何君董礬鼓國中長
老却顧而慮聚族謀之熊子曰是門僂成僂毀
其何以弭禪竈之言熊子曰六府三事水火金
木土石相濟不相射彼市肆旣編竹駢木積理

壅雜勢易致火而城樓之椽椽薄盧純用板與
市肆逼輳無復遮扞是何異徒踣科頭入鋒鏑
戰場中不有甲冑可恃乎議如北都東兗之城
樓四週純用甃甃外向一面開闔竇便矢石下
擊竇間如睥睨編若方罫警舍干堞各居其所
火何能及于是爲之物土方度丈數揣高卑厚
薄而差算其徒庸財糗計無慮千金爰募匠石
之習者率埏埴之費于陶冶舍取甃甃三層鱗
次之旅楹林立于中央甃垣監護于外不見木

端宋廊侏儒懸榜壁帶鋪首藻井無不度者高
三丈有咫環三十丈何君奏記兩臺一一如熊
子指甫六閱月報成萬秋青綺金牙鴻都之勝
庶幾仿佛焉而馮馮矻矻扈扈實實璀璨璘璫
杳岑岵嶺豈直備而不陋抑可建威銷萌闕伯
無虞又其餘矣夫非當事諸公之厚庇我江省
予哉夫城者盛也非高堅不足以盛民何也有
司避選事名而胥史稽故塗附粉飾歲率國人
而城訾費填漏卮耳民其何觀昔華元爲植來

睥目丹徒之罪于罕巡功分澤門黔皙之謗諸
公明而熟于計繫民力是愛毋暇愛胥史故費
省而功鉅也迺長老猶鯁鯁却顧曰承平旣久
向者小有野警一虞侯之力能制之今歲惡人
貧大江以北雲旄麻沸豫章四境亦微有出入
與非常緹纓干板者率文弱迂緩試思僞漢來
侵餘皇大牙高與城埒朱文正鄧愈堅晉陽之
板張子明徇解揚之節敵八十日環而攻之而
不勝去彭蠡乃殪委土可以爲師保毋然憲憲

也厥後又有狂王若滹戊者闌出兵攻皖王文
成建中軍之鼓以壓斯門守者倒戈開入去逆
効順狂王返棹隨禽則又衆心之所成城豈高
堅之以哉夫僞漢時憂在外狂王時憂在內今
安得鷹揚虎視之材舉盪其間而耨省會于磐
石十三郡皆泰山而四維之耶當事諸公俱卓
然有萬里之望一之此爲時矣夫司空不視塗
道無列樹史傳所譏而城郭溝洫重爲國之班
事其當三王之世乎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險之時用大矣哉於戲肯堂肯構周書紀之式
勤于誥城謝城齊詩人歌之乃列于雅是役也
卿士庶人僉謀惟協墜茨丹雘願與諸賢求圖
于無窮以此門爲嚆矢而七門行且遵功令漸
次完繕樓櫓煥然爲金城湯池之固矣敬因其
考成而具記厥端委以告江人之蒙豐福于是
城者無忘諸大夫之勲力也

進賢縣新建文明門碑

文明門舊建於學宮東偏道弁而隅不當山水朝宗歲
丙辰姚江沈侯以南康令異等調吾邑從薦紳先生父
老子弟之請有學宮改闢焉高門且開而明堂若冠洋
水若帶三台若拱九曲若織鳳鶴之峰若翥耕之趨原
田者每每也歲之出涂巷者便便也斯士譽髦之朝夕
黌宇者訢訢也道弗畢治美哉文明基之矣君子曰是
邑必興侯舉廢脩墜之功於是爲大小人曰新與舊而
武不百焉仍舊貫如之何熊子曰是未覩於風氣之
全人文之關紐也蓋吾邑形勝麻櫛作鎮揭以高宗

險之時用大矣哉於戲肯堂肯構周書紀之式
勤于誥城謝城齊詩人歌之乃列于雅是役也
卿士庶人僉謀惟協墜茨丹雘願與諸賢永圖
于無窮以此門爲嚆矢而七門行且遵功令漸
次完繕樓櫓煥然爲金城湯池之固矣敬因其
考成而具記厥端委以告江人之蒙豐福于是
城者無忘諸大夫之勲力也

進賢縣新建文明門碑

文明門舊建於學宮東偏道弁而隅不當山水朝宗歲
丙辰姚江沈侯以南康令異等調吾邑從薦紳先生父
老子弟之請百學宮改闢焉高門且開而明堂若冠洋
水若帶三台若拱九曲若織鳳鶴之峰若翫耕之趨原
田者每每也旋之出涂巷者便便也斯士譽髦之朝夕
翼宇者訢訢也道弗畢治美哉文明基之矣君子曰是
邑必興侯舉廢脩墜之功於是爲大小人曰新與舊
武不百焉仍舊貫如之何熊子曰是未覩於風氣之
全人文之關紐也蓋吾邑形勝麻櫛作鎮揭以高宗

之南而蜿蜒者雲霞蔚蕩水之東而蜿蜒者蛟龍噴薄
而皆大會於邑一鍾美政事堂臨崗面京從山秀也則
水合其後一鍾美學官坐杖東汝之注則山水俱合其
前半壁中央曲江曠帶自然之形理也邑先是未有城
學宮所對如天繪於時台座鼎盛影組雲臺者有摩後
卽第者頃皆不無微遜前美且城之七門皆不當朝宗
年來市廛鱗蓋藏邑屋鮮甲宅而闔閭之煨於闕伯者
十三四圯之之祀於實沈者十三今日之文明寧有
官嘉糴乃通邑之正門也舊建之址其涂弁其位黜其
山水反走改作之美獨君子受乎哉蓋僕僕而視陋不

如審曲以宅中規小而垂方不如面勢而經大天之道
也太乙當紫宮之戶也端門正三光之庭也藩國匡天
市之樓也斯其燦然者矣是故星辰爲天文而不明於
雲霧山川爲地文而不明於蓁莽精粹爲人文而不明
於蔽陷斯門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小人難於慮始而
易與樂成彼接足而朝夕近市者披三條經九軌耳目
曠其一新孰不喁喁欣富教之有象乎所爲可使由而
不可使知者也乃君子之至於斯覩重門之洞開瞻官
墻之儼翼於以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不啻披雲霧
而觀天廓蓁莽而矚地精粹之所鬱發詎止於灘合湖

明之兆而已耶若夫冠裳聚止承筐是將作賦登高籥
南肄雅瞰暘谷而熊嵐香嶺層雲盪胸睨玄圃而飛猱
漸石蒸霞照席洞陽之藪龍岐之澤又魚龍之所吟嘯
而日月之所沐浴也憑闌舒嘯廓然有萬里之思當斯
之時不啻吞雲夢八九而直凌霄漢之上矣其爲文明
豈不亦大哉門之制聚土爲閣環石爲穹構木爲閣堦
堦爲睥睨舉以法直學宮榜曰甲秀樓而高美厚倍則
侯之新匠也功成于丁巳九月糜可六百金皆侯斥金
矢不入民固由之而不知者也侯諱景初號日倪癸丑
進士浙江餘姚人

龍華寶塔碑

國家經制寓縣規方千里中爲一大都會江以
西則就古豫章洪州今南昌郡治建百雉之城
視重控領十三郡人文財賦若川原之仰浦焉
鍾美豐物於是乎在其地防自東南句圍四向
朱鳥之味章貢建甌自南而西回抱玄武之尻
凡當江中有洲焉長可百里從下撐距而上其
喙之銳直抵章貢爰分爲東西湖而滙澤於彭
蠡凡上流三墩九洲若漢中龜鱉至此悉鑠鑪

擬閉焉蓋大地之完氣也余行天下風土善處
靡不於下關置琳宮梵殿輪奐堂與屏除之次
華燠閱整鬼神而護之離立以為井邑蔽汪是
土也青烏五行家所論形勢控壓宜立宰塔波
夫積高乃神明之隱地道貴陽祭之必於澤中
圓丘固也先是左司馬萬兩溪先生筆舉之大
學士張洪陽先生暨劉大將軍鋌再舉之業俱
待而畚揭除壇場儲物用土庸計廣袤厚薄之
初矣然洲體純沙穿不及仞水融融出沙體益

弱不任載因再舉而再輟僅移其物用土庸割
高閣胤宇署曰江天可以觀矣久之財植輓甌
不能無敝而竹樹翳蒼愛蔽閣中之景不宣士
大夫鯁鯁為通國計文明之運大學士劉是庵
先生謀之少宰姜燕及先生輩具令學官弟子
上書中丞臺廣陵石帆解公于時虔中丞臺吳
典昭度潘公尚以方伯視分巡水利道事合措
鉤矢之奇羨者可二千金南昌李廣陵嘉錫李
公南昌令崑山松石何公以賢良贊之舉者仍

舊法穿沙爲基亦不及似見水復輟矣兩中丞
業已率費擬爲地方造搏掬之功真如帝釋舉
手插一莖草又如給孤長者布金施地俾水土
演和作文運淵耀光明之氣盛心哉可竟虛耶
會余解綬歸里杜不能門偶常羊龍沙浮船出
河以濟問所謂江天閣勝處老僧指在灌莽叢
薄中且語及建塔曲折余低回揆測私念沙附
上生同稟坤厚之性豈不任載昔爲令西浙備
兵東冶曾兩作塔而作法兩不同迄今爲堅牢

界則同稍稍得其要領會潘公折簡見及偶一
布復遂白解公竟成之端端見委董厥事而貯
金於質庫以便鳩集乃爲臺像蓮萼舒葩前銳
後廣高容大扁五個三方各十筵夾巨石以蜃
灰泥之舊粟不進繡石爲欄三十丈周遭遮護
而虛其中以基塔戒匠石勿穿沙面面縱橫設
版其木用楠松之巨者中心填以鐵柱重二千
觔用壺涿氏之法取牡犛以象齒午貫填柱上
用厭水怪隨琢丈二巨石百條句圍設版上如

盤層累犬牙籠灰泥沙和合昵其罅盤高於臺
一俾水地以縣置臬以縣砥以景爲規彷彿考工
記爲防之法廣與崇方其網三分去一夫廣與
崇方則不傾高高外網內弁則骨直以立所謂
衆不弛崩凝不散越者也石盤而上取陶人埏
埴厚倍者亦層累犬牙昵以自盛爲七磚盤磚
盤而上取冶氏之鑄爲七鐵盤重五千觔周遭
角端維以鐵索鐵欲孰於火而無燂無羸漆其
鐵之身也者以爲受霜露也瓦其盤之簷阿也

者以爲蔽風雨也塗以丹青炫然朱湛也縣以
罇嘈然鈴鈴有聲也去地十二丈環盤而筭之
亦十二丈上下微有等衰正合廣與崇方其網
三分去一之法是役也其不拔之建也乎哉後
構宮以棲佛爲

至尊視鑿象生延祐署曰青蓮住中爲觀臺署
曰名山護國取西竺氏榮享之文署塔曰龍華
寶塔適是春禮官甲科吉郡臚旬傳第一秋廷
推南郡復有爰立作相者乃九江郡武甲復第

一爲之兆矣億寧百神和柔萬民今河之衍翳
焉若有輝者卽靈氣之所動薄可謂無益之作
耶或曰浮屠氏言阿育王令四天下鬼神同日
造八萬四千窣堵波方士言黃帝時五城十二
樓語旣無稽而漢史盛言神明通天栢梁銅柱
承露仙人掌之屬用譏世主之驕汰不爲正訓
此之作也寧有所取則耶熊子曰取則於天之
道大禹之蹟也天官書西宮咸池水中有三柱
柱不具兵起禹鑿龍門排伊闕東下砥柱於河

中嗚乎人事武象垂之地事文禹敷之天與聖
人顯然以文武徵象教爲下上萬世作則其則
不遠吾甫取之而已矣自此被帶崗阜跨據沱
汜左引右攬挈山川而經緯之徵效至上無伏
陰下無散陽水無沉氣火無災燁天之所支豈
繫人力是爲歌功者能不歸功於兩中丞舉念
彈指乃諸大樓臺儼具哉經始於崇禎乙亥丁
丑觀成是可不以無銘銘曰鑠神功兮儷二丘
驅蛟龍兮方遠遊河公仁兮澗潺湲塞宿莽兮

柱中洲參日景兮考辰極面鶉汴兮負牽牛宮
文昌兮戴筐斗擁沙星兮羅庫樓福祿來兮固
磐石吾山平兮吾水流遠如期萬歲千秋

鞋山建塔始事碑

江以右章貢汝信諸水東匯澤爲彭蠡汪洋澹
澹容蓄可三百里際星子湖口兩邑畧則山岸
欽束句園如玦鞋山峙其中蒼砥柱之屹龍門
蓋地形關籥鴻濛胚渾以來大造之所般設十
三郡風氣所共鍾也舊有佛塔七級卓其巔而
高止五丈從下望直擬立錐湖江淼渺殊屬視
陋且歲久震于風雨敝壞歆落如秃筆缺斨非
所以張文武而示國邑之息也士大夫聚族謀

完緒積有年所會丙子省城建龍華寶塔功甫
竣丁丑吉水劉晉卿卽占鼎元蓋一百八年自
羅念菴先生以來得未曾有司李慎三胡公嘗
登匡廬眺鞋山如龜鱉星之居漢中又如長沙
子之點風車有意鳩僦式增其廓似續龍華適
晉卿過里遂爲四六文用勸施布胡公約劑于
十三都司李暨守宰諸公各各薄有所率大畧
可得六七百金屬不佞明遇董厥事不佞信向
龍華所羨更行捐助共千金可就革舊鼎新高

擬加一倍有奇週圓爲六向厥大亦擬加一倍
有奇蓋匡廬縹緲于雲霞蠡澤沃蕩乎日口故
塔未免低小視陋天人之事恒象象者景少表
也景者氣之滋也氣者精之聚也二儀成物而
參於高高高下下鍾美以豐物輔相裁成之功
古聖賢有執事在士君子旣已冠圓冠而履句
屨則天時地形之搏挽安能委諸度外哉况此
地爲

高皇帝開

天時鏖戰處忠勇効力川嶽効靈今承平之久
蔚然文明諸公爲通國計淵耀鴻嘉垂之永遠
豈得漫漫承始事不深筭而力圖之乎敬書此
爲端告同志俟異時功成券合焉

鞋山建塔成事碑

今歲干在昭陽支在鳥翻風車之次日日臨文太
室是爲填星之廟月紀嘉平三老督共工者白
東滙澤乘晨鳧裝匠石歸報成事曰邀天之福
席地之靈鞋山之凌雲寶塔告竣矣熊子迺肅
容東北嚮再拜効竺乾氏頌言爲國人賀曰法
鴈雙鸞跌鎮蓮花之趾天龍合部珠騰貝葉之
編寶地重開金篦再照阿蘭砌玉上等色天空
堵覺雲旁連仙界善事哉三老曰云何曰在禮

水土演而民用是山之靈爽其所鍾值于人
不爲聖解爲義學則爲當世佐王具五行家所論
形勝控臨魁陵被帶地脉結聚竒咳出焉實于
十三郡井邑有繫阿育王之說猶幻也是役也
自劉晉卿翰撰開其端胡慎三司李贊其決約
劑守宰諸公醮費僅四百金倍之爲八百則余
與司李唱無緣慈行不捨壇斥龍華之羨開方
便門爲之再須僧寮佛殿之飾垂千金可就矣
或曰何用約而功鉅也曰故塔之磚石可當三
百金而甃以畫井填棋之法不用魚鱗櫛比磚
可省十六其爛曼竒零皆可拘錄挾摭于其中
而灌以盞灰久之良礎礪砢枚枚仡仡矣三老
乃詳陳其製曰當山之喙盤盪爲基輪匝六方
圍以尺計尺七十有二基上七層巒岼帶霓高
以丈計丈一十有二自趾至巔豐約等喪合考
工記三分綱一之法純獵樞僂爲七簷恐風雨
淫之不以木而以石石之軫栗而綠者爲拱楠
平夷而青者爲駢板似峭嶒有廉隅合尖之上

復累七盤以鐵椀儷之絲纒堅石漆塗其罅通
身飾以彤朱萑萑爛汗望之若彩筆下前雲焉
掛鈴十二以揚嘽嘽鈸鈸有聲塔下風帆彌百
與天不盡湖蕩沃其中江環流其外沈濛沆瀣
匡廬五老之勝在眉睫中林郭峻崎川漢湘沅
滔滔乎遡三澁大別過南郢而攬七澤章貢斯
汝發鄴袁吉之源又活活乎匯柴桑而挾九江
演漾顛漾交輪摩訶此塔不啻柱星之壓咸池
座旗之標東井也其出靈氣見光景發流祥異

豈尋常咫尺之觀可差等耶熊子復肅容東北
嚮再拜効竺乾氏頌言爲國人賀曰經文東譯
丹鷲所以開緣舍利西來赤鳥因之建刹宮宏
切利地敞竹林水月空茫螭扶鼻屭煙雲聚散
龍吐果恩勝舉哉三老曰猶有異焉屬以秋秋
積霖陰潦閱月滂沱墊隕所在而然獨造塔處
日曜長懸爰新震臂千百仞之高捷若騰猿易
同運掌其鬼神而呵護之不然舊歲止基臺二
層今歲居幾何時七層乃從地湧出哉熊子于

是衍漢儒頌言曰天出苞兮地吐符岳修貢兮
川效禱庶徵序今日月理太極運兮元氣轉兆
足以興矣夫爲高必因丘陵覆篲進由吾往則
又吾孔孟之言也豈規規竺乾之是云吾嘗泊
舟星渚仰登廬山之太乙峯天池寺噓吸江湖
精氣浩然意在參寥間次宿大姑之塘卽今塔
所拈攬開發遐闊無倪蓋三十年前事不圖今
日會見構雲興畫拱巽空飛繡松磻寶戶法座
建長標之至於斯也敬役子墨客卿爲之銘銘

曰天建豫章式宅南鄉控荆引粵宛在中央十
三列郡貢汝滂洋經絡午貫番君谷王和丘東
北江漢湯湯靈峯句履柱石龍昂浮圖鼎建斗
魁戴筐柴虎岳勢泛瀲波光帝釋插草大佛選
塲宰官摩路各輸寶藏勝業成就幡花迤颺叢
生忍草秀發慈篲鏤茲城石佛土金剛盤級嶠
聳鈴鐔琳瑯榮光斐尾長發其祥五穀垂穎多
士思皇庇民護國自天降康於萬斯歲山高水
長

南京重展標營碑

國朝經制自永樂建都北平于垂象直九子之神
宮天策焯焯矣而南都爲洪武龍興重地直斗建
斗爲廟建星者旗也先是以監國留守比其後用
內外貴勲爲守備而以兵部尚書特賜璽書爲叅
贊機務班序百寮之首一切戰守機宜俱視操斷
蓋其重乎南都諸營有大小教場神機巡邏新江
池浦各設提督崇崇稟成無他越盡叅贊屬也說
者謂泛而不親萬曆間譌言行籌餘姚孫公鑛爲

參贊始設標營精信而親他營無敢望然營隅置
干城東南不甚寬厥熊子以崇禎壬午夏特起田
間受斯任乃選招搖武猛扛鼎揭旗之士若而人
益入標又加新標中標合衆講肄建肥胡文犀之
渠張大屈之弓挾申孫之矢勒赭羅之騎習雷風
之礮肩摩矣于是後購金吾衛曠地三之一左購
居民屋四之一移漢壽亭侯祠爲冢土暨閣臺斥
地而圍之次舍連比庫廨備設盤基方廣步騎縱
橫演左孟右孟前茅後勁鳥蛇握機恣所爲驅馳
無枳無趾靡五百金而報成事焉夫國之大事在
武爲榭以講之故古有宣榭爲臺以臨之故古有
雲臺祗服力人能巖不二心之羣朝于斯夕于斯
疏旆連騎敦陳整旅居其中以馭重而後威建萌
銷他營無敢望者望斯營之兵以爲標斯營之兵
人人以參贊爲親已彈壓他營莫敢差池豈爲無
益之作哉

文正行書

標營碑二

八三



